

卓钟霖 著

刺桐港风云

海峡文艺出版社



刺桐港风云

卓钟霖 著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福建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0毫米 1/32 14.75印张 3插页 357千字

1991年4月第1版

1991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000

ISBN 7—80534—344—6

I·308(闽)/05 定价: 6.10元



作者近影

卓钟霖 福建福州人。1933年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福建分会主席、编审。长期从事报刊、出版社的编辑工作，现任福建省新闻出版局副局长。著有长篇小说《将军愤》、《新编元朝演义》、报告文学《昆虫人》等。

第一章

高空中和海面上，五月的暖风微微地吹拂着。海是那样的静谧而温顺。海面绿油油的，像轻轻颤动的绸缎，又像是缓缓起伏的一望无垠的大草原。浮云散尽后的阳光，把海照耀得光芒四闪，景色非常美丽。躺在甲板上，或者倚在船舷边，仿佛置身于阆苑仙境，四周有绚丽的花开，有五彩的蝶飞。暖风暖日的爱抚，使人感到懒洋洋的，直想美美地睡一觉，做一个甜甜的梦。

谁能想到就在昨天夜里，这一带海域风狂雨骤，波涛汹涌，一会儿把船顶上了浪尖，一会儿又把船抛入谷底，船身剧烈地摇晃着，倾斜着，颤抖着。如果不是抓着绳索、桅杆或别的什么牢靠的东西，就会在疯狂的颠簸中被举起来，从船上抛向咆哮的大海的旋涡中去。海，变幻莫测，忽而是一匹奋鬃扬蹄、勇猛驰骋的战马，忽而又是一只依偎身旁、百依百顺的绵羊。

在驾驶台里，火长蔡海滨双手把舵，目不斜视地搜索着海面，不肯放过海面上任何一点动静。他还时时看看指南针，不让航船丝毫偏离航道。他知道自己肩上的担子有多沉。南宋时候的大海船，纲首下来就是火长，火长又称舟师，此外还有舵工、直库、梢工、杂事等职。纲首就是船长，为一船之主。火长是掌航向的，

是掌握指南针的领航员，也是一船之主宰。舵工协助火长把舵，直库是管船上武器的，其他都是一般船员了。这时的远洋航行，靠的是“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火长很年轻，很英俊，目光透露着憨厚。从照进驾驶台的阳光中，可以看到他结实健壮的身躯，一件无袖的白布褂子敞开着，露出被太阳晒成古铜色的一块块肌肉隆起的宽阔的胸膛，手臂手肘上的肌肉已经形成为板块结构。蓝色的宽腰带把他的腰扎得紧紧地，使他那穿着肥硕的黑色绸裤的身躯显得更加潇洒。昨夜的风暴，已把他弄得筋疲力竭，换一个人早就趴下了。此刻他的上下眼皮也不免打起架来，有几回几乎睁不开眼了，疲劳和困倦像瘟神一般袭击着他，躲不开，也摆脱不了。他急了，不住地跺着脚，又用手狠狠地揪着自己的眼皮子。他父亲老纲首蔡景芳几次要把他换下驾驶台，都被他拒绝了。当他看到父亲那饱经风霜的满脸皱纹时，他的心隐隐作痛，便咬咬牙坚持下来了。蔡海滨从小在海浪里长大，近海远洋也跑过几趟，火长的功夫已到家了。他的这艘南宋泉州大海船，叫“刺桐号”^①，是乘载千人的大船，现在八支桅都落了帆，桅杆高耸于海空，蔚为壮观。这些桅杆可讲究了，杆顶上面的刻木作鸟衔幡状，以候四方之风，杆上系七星号带，以表风色。又以龙旂九旒、鸟旂七旒、熊旂六旒、龟旂四旒表示苍龙、玄武、白虎、朱雀四神，借以安定四方。这艘船的船头，除涂写船号外，还画刻鸛首怪兽，以惧海神。所有这些都涂抹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但也可以看出航海的艰险和人们祈求平安的愿望。把所有的帆都落下来是因为没有风，帆不起作用。一般是风正则用布帆，梢偏用利蓬，左右翼张，以便风势。不用帆，而用橹，由六十四人分开摇动十六条橹。蔡海滨就这样平稳地驾驶着海船。

^①泉州又称刺桐城，“刺桐号”是以城名船。

蔡海滨在搜索前方的时候，忽然发现蒲罗迪娜来到驾驶台前的甲板上。她深情地瞟了他一眼，便坐在一根粗大的棕绳上。她那木槿花般的红色的披肩秀发，在丝丝的海风中飘动。她那丰满诱人的身躯随着绳索有节奏地晃动着，很有本领地取得平衡，坐得很平稳，很自在悠闲。自从她出现以后，蔡海滨时不时要把目光投过来，仿佛磁铁吸引着指南针。他有时甚至目不转睛地偷觑着，又常常因为躲避不及，与姑娘大胆热烈的目光相遇。这时他会像做了什么错事似的连忙看到别处去，心头怦怦地跳，脸也绯红起来，羞怯得像个大姑娘。但过不久，他又会情不自禁地再偷觑一眼蒲罗迪娜。突然蒲罗迪娜从绳子上跳到地上，此时，蔚蓝色的天空和碧绿色的海，立即把她的婷婷倩影格外分明地衬托在蔡海滨眼前。一阵海风刮过，她那件雪白的丝质连衣裙被吹得紧紧地裹在丰腴而匀称的身上，裹着高耸的乳房、浑圆的肩、细细的腰。这一回，蔡海滨看呆了，直到蒲罗迪娜回过头来叫他，他才猛一怔，清醒过来。他随父亲到过巴格达做生意，也在首都巴格达住了几个月，和父亲的老朋友大食富商蒲罗辛的女儿蒲罗迪娜也常有来往，可不知怎么搞的，开始见到她还不会心跳，可如今却反而会心跳起来。真见鬼，他在心里咒骂着自己。蒲罗迪娜是大食国人，阿拉伯少女，热情，大方，泼辣。她跑到驾驶台跟前，又深情地看了蔡海滨一眼，蔡海滨心头嗡的一热，血液几乎沸腾了。蒲罗迪娜那翡翠般绿色的眼睛，深邃而纯洁，玫瑰色的鲜红的嘴唇，显得温热而润泽，加上脂粉薄施，眉黛淡描，实在是美丽而又动人。

蔡海滨在慌乱中挤出一句关心的话来，还说得有点结结巴巴，“蒲罗迪娜，你不累吗？”

“海滨哥，那你呢？”蒲罗迪娜把头一偏，反问道。

“你是女孩子——”

“女孩子怎么样！你下来，你才真该休息哩。”蒲罗迪娜这时转为恳求的口气，“哥，你让我把一次舵吧，好吗，哥——”

“你问爹去。”蔡海滨硬梆梆地丢下这四个字。

蒲罗迪娜，嘟噜着嘴，耸耸肩膀，背转身去，再也不理蔡海滨了。

“蒲罗迪娜，你……你莫生气……你错怪我了。”蔡海滨万分不安地说。

蒲罗迪娜又回过身，双颊红得像苹果，虽在生气，但更加可爱可怜了。她激动地挥着手说：“怎么不怪你，就是要怪你，还有老纲首蔡伯伯。我爹是怎么把我委托给你们的，临起航，我爹是怎么交代，蔡伯伯又是怎么答应的？不，你们全忘了，忘了，忘得一干二净了，你……”

蔡海滨当然不会忘记他父亲答应不但要带蒲罗迪娜来看望她侨居中国的哥哥，还要教她学会航海的本领。他忙说：“蒲罗迪娜，不会忘的，你冷……冷静点——”

“不——”蒲罗迪娜喊了一声，奔回自己住的船舱去了。

二

说起蔡海滨和蒲罗迪娜这两家的关系，话就长了。

北宋朝廷历来重视海上贸易。早在熙宁五年，即公元一〇七二年，皇上就下诏书说：“东南之利，舶商居其一。”福建泉州那时就成为海上贸易重要港口之一，城内有造船作坊八十家。哲宗元祐二年，即公元一〇八七年，泉州就创立了市舶司。这市舶司实际上就是海关，专门办理商船出洋手续，检查外商进口事宜，抽解征税，博买货物。而且为了招徕外商，还经常遣使，赍敕书金帛，到东南亚各国去勾招进奉，博买香料、药材、犀角、象牙、珍珠、

宝石、龙脑等等，而大量输出的则是丝绸和瓷器、茶叶、纸张等。那时有几十个国家和地区，如大食^①、真腊^②、蒲甘^③、勃泥^④、阁婆^⑤、三佛齐^⑥等都来中国做生意。

南宋初年，即公元一一二七年，朝廷偏安临安^⑦，天下丢了一大半，又兼边衅频繁，军费开支浩大，更把东南沿海的海上贸易视为重大财政收入之一，南宋高宗赵构认定“市舶之利最厚”，并再设置泉州市舶司。为发展海上贸易采取了许多政策，如每年举行隆重的祈风礼节，对进口量大的外商赐以官衔，拨给市舶司本钱等。

老纲首蔡景芳从小就跟着父亲上船，跑东南亚做生意，也到过 大食国。他第三次到大食国是南宋建炎三年，即公元一一二九年十一月，船从泉州出发，利用东北季候风，走了四十多天，到达一个叫做兰里博易的地方住冬，第二年再起航，正好顺风，又走了二个月才到达目的地巴士拉港口。那时，大食国天气还很寒冷，蔡景芳特地为他的大食老朋友蒲罗辛带去了贵重的毡毯。蒲罗辛是大食的富商，庭院富丽堂皇，有大花园、葡萄架和鱼池，因为地产香料丰富，每间居室里都摆设着各种形状不同的兽炉，焚烧香料，香气氤氲，弥漫了整个空间。他们二人年纪差不多，也就三十多岁，年富力强，精明能干，生意场上兴趣相投。蒲罗辛对蔡景芳不但盛情款待，还带他到各处游览。

蔡景芳一住就是两个月，有点乐不思蜀了，但算算已经快四月底了，就要刮东南季候风催他返航了。蒲罗辛也依依不舍，忽然有一天告诉蔡景芳说大食国王要见他。蔡景芳一到大食就提出过进见国王的要求，果然如愿以偿，心里十分高兴。

①阿拉伯。 ②柬埔寨。 ③缅甸。 ④加里曼丹。 ⑤爪哇。 ⑥印尼旧港附近一带。 ⑦今杭州。

他们两人进入王宫。国王平时头缠织锦番布而已，要到每月的朔望才着盛装，今天破例戴起了八面纯金、点缀着奇珍异宝的平顶冠，身穿锦衣，腰系玉带，脚着绣金的靴子，早已迎了出来。蔡景芳、蒲罗辛向国王行礼后，跟着进入一个大厅坐定。蔡景芳一面向国王陈述两国友好往来和发展文化经济交流的愿望，介绍南宋朝廷招徕外商的政策；一面喝着宫女送来的各种美酒，只觉得酒味醇厚纯正，齿颊留香。蒲罗辛见他啜一口，咂一下，正在品酒，便说道：“蔡纲首可品出什么味道？最先送来的是葡萄酒，贵国也有，‘葡萄美酒夜光杯’嘛。后来送来的是思酥酒，用糖煮香药做成。最后这一道酒叫眉思打华酒，用蜜和香药制作而成。这些酒的历史很久，传至今日都在数百年甚至千年以上。”

蔡景芳频频颌首称赞道：“好酒，小弟大开眼界，大饱口福了。”

大食国国王询问了一些中国的情况，也表示要加强两国友好和贸易往来。他说自唐高宗永徽二年，即公元六五一年以后，大食国派遣使者到唐朝就多达三十七次之多，大食首领和萨来唐时还授金吾将军，赐紫袍、金钿带，提卑多等人还授郎中将。到了宋朝，大食和中国的来往就更多了。

蔡景芳十分机灵，倒也忙里偷闲，一面同国王对答如流，说起了泉州“市井十洲人，还珠入贡频”的盛况，一面对大厅做了一番观察。他看见厅的大柱是玛瑙装饰的，而以绿甘，也就是水晶作壁作瓦，以绿石作砖，以活石作灰，帷幕都用的百花锦。他很感惊讶，心想，大食国的富裕侈丽真是甲于诸蕃啊。

国王最后对蒲罗辛说：“中国希望我们和他多做生意，你正年轻力壮，应当多跑几趟中国；为了两国的友好和贸易，你应当不避航行的艰难困苦。你还记得穆罕默德在《古兰经》里鼓励门

徒的话吗：为了追求知识，虽远在中国也应该去。”

蒲罗辛唯唯遵命，随即同蔡景芳一齐告别国王，走出王宫。他很兴奋，激动地握着蔡景芳的手说：“请记住我的话，蔡纲首，我的好朋友，数年之后我必到中国去。”

蔡景芳自大食回国后又跑了两趟东南亚，数年间招诱贩到蕃货，使南宋朝廷净收税利九十八万余贯，他也不断受到市舶司的嘉奖。

蒲罗辛是守信用的，数年后，他果然于南宋绍兴六年，即公元一一三六年二月，造成大海船一艘，应南宋政府和老友蔡景芳的招徕，到中国来。运载来的货物，极其丰富，以乳香为主，其他是珍珠、象牙、犀角、龙涎、木香、丁香、肉豆蔻、安息香、芦荟、没药、血竭、降真香、龙脑、阿魏、膻脐、珊瑚、玻璃、砗磲、珊瑚树、猫儿眼、梔子花、蔷薇水、没石子、黄腊等等。而每一样品种，都颇有其不凡来历。其中如乳香，又名薰陆香，就取自大食国深山谷中的一种树。这种树形状像榕树，用斧头砍开树皮，便有脂液流溢出来，结而成香，聚而成块。又如龙脑，也是取自深山中的一种树。这树高七八丈，大五六围，状似杉木，枝旁生，叶正圆，叶背白色，结的果实像豆蔻，皮有甲错。用斧砍开树皮，流出的脂液便是龙脑，形状像梅花，色泽似冰雪，又称梅花脑、冰片脑。还有降真香，最为泉州人所喜欢，他们认为这香气极其清远，能辟邪气，而且不太贵，所以家家户户，不论贫富，除夕之夜都要在家中燃烧这种香。蒲罗辛的船走了三个多月才到达泉州港。不用说蔡景芳有多高兴，连日来蒸糕做酒，着意款待老朋友，就是泉州市舶司也举行盛宴，替蒲罗辛接风。那天蒲罗辛很兴奋，按照宋廷诏示，他被允许乘骑高头大马赴宴，又有官府妓乐相迎，与知州、通判、监司等相见，彼此行宾主之礼。宴席上歌舞侑酒，宾主频频举杯，少不了许多繁文

缠节。虽是友好国家，也要讲究仪表风度，绝不能像村夫野子那样揎臂掳袖，痛饮快啖。在宾主十分融洽的气氛中，蒲罗辛递交了一份《上南宋高宗皇帝表》。

泉州知州连南夫忙接过表书，看那上面写道：

大食舶主蒲罗辛致

南宋高宗皇帝陛下：

贵国商人蔡景芳多次来大食招徕蕃货，备述皇帝德政，仁宥万国，光被四夷。本人早已景慕中国，今特造舟备货，经过数月行程，涉历波涛之险，始经广州，抵达泉州。除互叙友好，沟通贸易之外，谨备蕃药物，附以上献，再次盛称皇帝圣德，布宽大之泽。

凡进象牙二十株、乳香一千五百斤、镔铁七百斤、红丝吉贝一段、五色杂花锦四段、蔷薇水五十瓶。

知州看完，知道这个表是蔡景芳代笔的，把蔡景芳和蒲罗辛一起称赞了一番，随即叫人抬出早已备好的回赠礼物，也有一份礼单，上面计开列：

刺桐缎一百匹、越州縠绡二十匹、荆州贡绡十匹、绫绢十二匹、定州红线毯五床、提花晕铜锦五匹、斜纹纬锦五匹、麻布二匹、白叠布二匹、蜡缬、夹缬、绞缬等杂色布各五匹。

这些丝绸品也是五光十色，令人眼花缭乱。蒲罗辛一边观赏，一边啧啧称赞不已。这其中有些品色是很名贵的，且历史悠久。如十二匹绫绢，花式就有十二种，有盘龙、对凤、麒麟、狮子、

天马、辟邪、孔雀、仙鹤、芝草、万字、双胜、透背等等。越州縠绫更是精美异常，诗人称道是“异彩奇文相隐映，转侧看花花不定”。绫绢和縠绫在唐朝时就已很著名，更难为的是这些丝绸品的产地有许多已为金人占领，只好在南方民间坊间寻求获得。

泉州市舶司从蒲罗辛这次运来的蕃货中，共净得税利三十万贯。

按照南宋朝廷规定，对运货多、官府得税利大的外商和致力于招徕外商的纲首，都应当授以官衔。当时，也就是绍兴六年八月，福建泉州市舶司上了一道奏疏：

蔡景芳纲首招诱贩到物货，自建炎元年至绍兴四年，收净利钱九十八万余贯，乞推恩。大食蕃商蒲罗辛造船一只，搬载乳香等，投泉州市舶，计抽解价钱三十万贯，委实勤劳，理当优异。

奏疏上去，皇帝恩准，蔡景芳和蒲罗辛各特补承信郎，赐公服履笏。

自绍兴六年以后，蔡景芳又去了几趟大食国，后来还把儿子蔡海滨也带去。海滨去时已有十七八岁。蒲罗辛也来过中国几趟，他儿子蒲罗里也跟到泉州来，而且就在泉州住了下来，一边读书，一边做生意，年纪也是十七八岁。蔡海滨有个妹妹蔡豆花，约莫十五六岁，蒲罗里的妹妹蒲罗迪娜也不过十五六岁。后来两家往来密切，有通家之好，蔡海滨跟蒲罗迪娜便以兄妹相称，十分亲切。蒲罗里跟蔡豆花自然也你叫我哥哥，我叫你妹妹了。做父母的又多了一双外国儿女，何尝不乐意！豆花尚未出过远门，大食国什么样子，也能听他亲哥胡吹了。蒲罗迪娜这是第一次来中国，看看久别的亲哥和从未见过面的豆花妹妹。蔡海滨和蒲罗迪娜之

间的关系，说不上两小无猜，耳鬓厮磨，但来往接触也不算少，彼此的性情为人、举止言谈也都有所了解。一个是英俊少年，一个是美丽的少女，又都处在情窦初开的阶段，接触多了，势必增加了他们之间的情愫。

回头说刚才甲板上的情景，蒲罗迪娜显然是赌气，使性子回船舱去了。这边的蔡海滨可愁坏了，他只顾生自己的气，怪自己不会说话，恼了妹妹，不知道怎么安慰她才好。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现在见到蒲罗迪娜就心跳，怕见她，又总想着法子，找个理由见她。他只知道自己很喜欢这个外国妹妹。

三

不知道又过了多久，蔡海滨在眉宇间搭了个凉棚，避过灼眼的阳光，看看天色，见太阳已有些向西偏斜，知道已到了午后未时。似乎海上起风了，天空中又出现了云朵，而且快速地向船身后面飘行而去。哗哗的海浪声从很远很远的什么地方传来。

纲首蔡景芳这时也在甲板上观风色风向，分析桅杆的信号。

“起风了，张帆！”纲首果断地下达了命令。

于是，白色的帆张开了，轻轻的微风把帆鼓了起来。不久，前后所有的帆都吃足了风。停止了摇橹，而借助风力，船行加速了。几十块白帆，在阳光下格外明亮耀眼，船首的彩色描绘和显赫的“刺桐号”船名，也极光彩夺目。无数的海鸥时而贴近海面，时而翻飞海空，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发出欢快的鸣叫声。多么壮丽的海景啊！这艘“刺桐号”是去年，即绍兴二十八年，公元一一五八年的十一月间从中国南方的泉州城开往大食的，今年三月又从大食返航，沿着原来的航线驶回泉州城。

海风愈刮愈猛了。拉帆的绳索在风中剧烈地抖动，当它们和

桅杆、帆，以及别的船具相碰时发出的噼啪声，像是皮鞭的抽击声。海浪冲击船身发出了粗重的唰唰声。

蔡景芳在甲板上踱蹀，背着双手，时而抬头望望海空，时而俯首观察水色。西下的微弱的夕阳，发出暗淡的红光，照出他很阴沉的脸。他把手一挥，显然下定了什么决心，掉转身，健步走进驾驶台。

“又要变天了。”蔡景芳瓮声瓮气地喊了一声，似乎在跟老天爷生气。

“嗯。”蔡海滨头也不回，表示赞同。

“你先下去休息一下，今天下半夜的风浪不会比昨夜小。”

“那就来吧！”儿子回答父亲的话。

“你下去，我来。”

儿子没有回答。

“你没有听见吗？”

回答他的是更加轰鸣鼓噪的海浪声。

“你没有听见吗？”蔡景芳非常烦躁，大声吼叫着。

儿子听出来头不对，掉过头来苦苦哀求道：“爹，我行。”

“下去，我让你下去就下去。”蔡景芳绷着脸，从儿子手中接过船舵，这才改用比较缓和的口气说，“看看你妹妹去，是不是跟你怄气了。你做哥的，也不会让着她一点。”

“我没有让他怄气。”蔡海滨只为自己说了一句辩解的话，他是不善辞令的，说完便期期艾艾地走了。

有爹在驾驶台上，蔡海滨是很放心的。对刚才蒲罗迪娜生气的事，他竟引咎自责起来，而且还怜惜起妹妹来。他在蒲罗迪娜房门口犹豫了好半晌，不敢敲门。他憋了好久，急出满头汗，才不得不伸手敲门。

房内无声。

他央求道：“蒲罗迪娜，求你开开门。”

“明天见吧！”蒲罗迪娜显然要把他摒诸大门之外。

“蒲罗迪娜，我有……有话说。”

房内没有任何声响。

“开门，蒲罗迪娜。”

房内还是没有声音。

蔡海滨心慌了，忙不迭地告罪道：“蒲罗迪娜，都怪我不好，你千万莫生气……你要不开门，我就不走了。”

吱呀一声，房门开了。蔡海滨伸了伸舌头，一块石头落了地，这才陪着笑脸，蹑手蹑脚地跨入房中。他用搜索海面的锐利目光在房里扫了一遍，连蒲罗迪娜的影子也没有。

“蒲罗迪娜，你别跟我捉迷藏。”见不到蒲罗迪娜，他有点心焚血注了，只知手足无措地喊着：“蒲罗迪娜，你莫害我急呀，你，你在哪里？出来吧，蒲罗迪娜。”

“哥哥！”躲在门角后的蒲罗迪娜突然跳出来，从身后把蔡海滨抱住了，“蒲罗迪娜在这里呀！”

“妹妹，你放手，放手。”蔡海滨极力要从她环抱中挣脱出来。

“不，你不是要找我吗？”

“放手，有话慢慢说呀。”

“我听着呢，你说话呀。”蒲罗迪娜一点也不松手，而且调皮地双脚离地，吊着乱扑腾。

蔡海滨哭笑不得，他的后脖子上感到蒲罗迪娜脸上透过来温热的少女的气息和她起伏着的酥软的胸脯。他的心跳了，脸红了。

“蒲罗迪娜，你放开我。”

“哥，你说，你以后还敢气我吗？”

“不敢了。”

“听不听我的话？”

“听，听。”蔡海滨无可奈何，只得应允道。

蒲罗迪娜这才松手，跳下地来，哈哈大笑，朗声地说：“那好，哥，你听着。今天夜里，我来掌握罗经盘和船舵。听见了吗——”

“我爹不会答应。”

“又是你爹不答应，我不管。”蒲罗迪娜调皮地又装生气，“不然，我又生气了。”

“好好，我想办法。”

“哥，你在旁边指导我。”

“嗯。”

“哥，你真好。”蒲罗迪娜深情地凝视着蔡海滨。

蔡海滨哪里敢正眼瞧她，他心里只感到甜丝丝的，说：“那，我先走了。”

蒲罗迪娜娇嗔地说：“真傻！”

到了半夜，海上掀起了巨浪。每一个浪头都猛烈地袭击船身，发出轰然巨响，似乎要把整艘船击个粉碎。时不时，一个巨浪冲天而起，然后又覆盖了下来，蔡海滨此时已站在驾驶台上，在他面前的整个世界却是铺天盖地的白茫茫的水墙，又像是千丈瀑布自天而降，白练似的晃得他睁不开眼，呼吸也不顺畅，几乎要窒息；哗然的水声像是千斤压力挤压他的耳鼓，使他要昏晕过去，耳膜被撕裂似的疼痛。

蔡景芳实在累了，到底是上了年纪，只好退下驾驶室，但他没有闲着，忙着指挥使舵和调动船帆的变换和起落。

海似乎要翻了个个儿，除了老水手，一般的商人和乘客都有点挺不住了。晕船呕吐，像瘟疫一样，不可遏止地传染开了。人们在舱房里打滚，肠胃在翻江倒海，当什么都呕完了，就吐胆汁，

喉咙里苦涩不堪。就在这时，蒲罗迪娜跌跌撞撞地摔进了驾驶台，哇的一声，又呕出了一口苦水。

蔡海滨感觉到身后有黑影一闪，猛一惊，喝道：“谁！”

“哥，是我。”

“哎呀，呕吐得这么厉害，还不快回去躺着。”蔡海滨心疼地劝说着。

“不！”

“你来做什么？”蔡海滨皱紧了眉头。

“你忘了！”

“哎呀呀！也要看时辰嘛。”蔡海滨急了，“难道你没看见这风浪吗！”

“你真讨厌，说话总不算数！”

“好了，好了，别叫喊，别让爹听见了。”

“谢谢。”蒲罗迪娜连忙学着中国礼节，不住地打恭作揖。

“哥，我来帮你，你休息片刻好吗？”

“来吧。”

蒲罗迪娜刚刚把着船舵，一个大浪又从头顶上盖下来，驾驶室前方水濛濛的，一片白，什么也看不见了。而她自己则被颠了几步，摔倒在左边的杙晃里。蔡海滨连忙一步上前，把她扶起来。她又向右一歪，幸好紧紧抱住蔡海滨，不然又要摔到右边的杙晃里去了。蔡海滨又好笑又好气，央求道：“蒲罗迪娜，饶了哥吧，过了今晚，明天教你掌舵好吗？”他只差点没有跪下了。

“哼，你又来骗我。”

“蒲罗迪娜！你听着！”蔡海滨正色地说，“前面不远就是昆仑洋了。俗话说，上怕七洲，下怕仑昆，针迷舵失，人船莫存。这可不是开玩笑的。”

“骗人。”